边缘独语:张承志的寂寞与坚守

王百玲
(甘肃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兰州 730070)

提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承志在文坛似乎逐渐沉寂。事实上,张承志的作品尤其是散文,展示着他作为学者型作家的独特艺术魅力。他的自由精神、民族情怀、生态和谐意识以及诗人气质,都熔铸于其文化散文当中。这使得张承志虽然与大众文化疏离有别,但是,其清高坚守与精英化倾向也使得张承志在知识阶层得到了更多更深的认同与共鸣。

关 键 词: 张承志;文化散文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3)01-0137-04

20世纪80年代的张承志在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张承志似乎慢慢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张承志的逐渐边缘化,并非仅仅因为消费文化和商品意识的冲击,从其早期创作就能找到与主流文学的差异。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在分析其作品底蕴的基础上,探讨张承志独特的心路历程,以期找到他坚持创作的奥秘所在。

一、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与批判立场

从文学史上看,张承志似乎不属于任何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流派纷繁热闹的境地里,他的小说有一点寻根意味,有一点哲理意识,但它们仍然是独特的,很难归类的。事实上,张承志早期的小说更像散文诗,字里行间都流淌着诗情。大概也因为张承志在从事历史考古专业工作时积淀了太多的感慨与触动,所以文学就成为其最好的抒情渠道。当张承志做关于民族史的研究时,他的足迹踏遍西北的辽阔大地,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迁徙、战争、苦难等,给了他足够的心灵震撼与撞击。也正因如此,张承志的小说很少匠人气,它们是率直的、淳朴的,又是最真诚的。小说《黑骏马》如果是一首忧伤悲怆的蒙古长调,《绿夜》就是一首委婉悠长的小夜曲,而《北方的河》《大阪》等,则像是硬汉形象高仓健的写意画,与其说在寻找文化之根,不如说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生命之根。至于长篇《金牧场》《心灵史》,除了强烈丰富的情感,更有着深广的文化内涵和哲理意蕴。它们都没有定式,不过分讲究情节、结构,甚至连语言也或者是诗化的,或者是随笔化的。但那些作品都倾泻着纯粹的青春气息,自由明朗,连隐含的忧伤也是有色彩的。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张承志的散文创作远远超过了小说,而且他明确表示,将不再写小说。他说,散文形式,也许要高出小说很多,就思想的传达而言。散文是无形式的文学。[1] 的确,正因为散文的灵活和便捷,使张承志找到了更为自由的文学体式,这样的抒写方式,与他独立敏感、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秉性刚好是合拍的。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文坛,张承志的文化散文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无论是选材主题,还是表达风格,张承志总显得特立独行。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与批判立场也由此体现出来。

在散文中,张承志一直拿鲁迅为精神偶像,从《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到《鞍与笔》的散文集中,到处都是鲁迅的影子。张承志有意识地追随鲁迅的文风,他的散文常常触及生命本质,直面灵魂。他认为自己的文字就像刀子和子弹,面对的是整个需要反思和批判的历史与现实。在许多关于内蒙古草原的回忆性散文中,他认同了鲁迅的野草意象,觉得自己和大草原上的人们就是质朴的生命力顽强的野草。他放弃了悠游的学术殿堂,甘心一头扎入贫瘠的西海固,阔远的新疆腹地,让自己成为一介野草般苍凉的斗士。这种不合时宜也是背对现有社会体制的选择,在常人看来是怪异的,但也由此透露出张承志的独立与自由意识。在《北庄的雪景》《感激沙沟》《回民的黄土高原》《离别西海固》中,我们看到了张承志的无悔与坚韧,他似乎是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至少是能供他的身心栖息的实实在在的土地。

事实上,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物质条件常常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心灵与精神。为了寻找精神意义上的家园,他们宁可放弃优裕的生活环境,投身艰苦而孤独的探寻之路。张承志边走边看边思考,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现实的热情,发现并反思着历史与现实生活。在大量的北方地域文化散文中,张承志都通过特殊的人物、景观和故事,展现着他的独立与自由的思考。

《高贵的精神》里,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他引用F.法农的话,说殖民地奴才喜欢偷窥主人的街区,他们的梦想就是拥有尽可能多的物质。看看如今社会中的诸多不平与乖张之事,不能不承认张承志的犀利与深刻。

黑夜,在张承志的散文中具有象征意味。在《静夜功课》中,张承志独自徜徉于黑暗,追思缅怀鲁迅。作者的自我意识与黑夜的感觉合而为一之后,便产生一种旷远和幽眇,这时的思维是敏捷的,体悟是深刻的。正由于这样的静夜反思,使得张承志常常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散文中展示出看重实践、关注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风范。

张承志认为,学术本来应该是纯净而崇高的,但是,如今的所谓学术,沾染了太多世俗功利的灰尘。《为了暮年》中写到了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自己最敬重的导师,成果卓著,但却宁愿言传身教看重实践而不愿轻易地著书立说,成为学界古怪高人。由此,作者也流露出对虚伪学术和无聊文人的憎恶。《鲁迅路口》中肯定了知识分子的质疑与抗争精神,对当今知识界的失望溢于言表。对于文字写作者,张承志更是忧心忡忡,认为这个世界有太多顾影自怜的写手,而放弃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良知。《生若直木》中,光洁沉静的檀木镇纸,让张承志产生不少感慨。他联想到那些人生中的伤害与苦难,大概也就像檀木所受的斧凿之痕,但檀木依然洁白如新。那么,作为舞文弄墨的人来说,又何必再去炫耀那些伤疤呢!

《又是春天》,写出了作者真诚的忏悔,认为同类素材的小说过于浅薄,是拿逝者的故事来为自己获取荣誉。同时,作者也为自己的怯懦而愧疚。这里作家对自己的苛责令人肃然。张承志一直在审视自己作为作家的良知,认为作品应该是作家的心血铸就,应为了文字点燃青春,耗尽生命。任何轻浮的哗众取宠的作品,都应该受到谴责。

观其散文作品,张承志一直坚持着心灵的自由表达,抒发自我,关注个体精神世界,鲜明地体现他的知识分子独立立场,这也使得张承志与文学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这样一个物质化、娱乐化、大众化的消费时代,我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净化与执著。张承志用他的文字关注着芸芸众生,试图树立起一面纯精神的旗帜,引导人们,影响人们。

二、融入底层,博大包容的民族情怀

对一个作家来说,阅历是最好的财富。张承志经历了特殊的红卫兵时代,又从都市知青转变为一个地道的牧民,再从社会最底层进入象牙塔般的高等学府,再到后来的脱离单位体制成为自由撰稿人,这样的起伏,使得张承志在不停地蜕变,不停地获得新生,他的思想也得以丰富复杂并不得不深刻起来。是生活和阅历,教会了张承志如何去看待自身、社会与历史。

如果说,文革初期的张承志凭着满腔的激情重走长征路,是他年少青春的最强音的话,那么,远赴内蒙古偏僻牧区插队落户,就是一次最严酷的生存体验,这是他生命的低谷期,更是他思想的蛰伏期。在小说《黑骏马》《金牧场》等草原故事中,拨开那温情脉脉的面纱,是边地生活的艰辛与苦难,尤其是底层牧民,他们用十二分的辛劳,只能换来最简单的生存。正是这样最贫瘠的现实,彻底改变了张承志。当时的张承志正值易感的多梦的需要历练的青春岁月。四年中,锻造了张承志的体魄,更造就了张承志坚韧的意志力、超强的生命力和对苦难命运的承受力与领悟力。在草原插队的这段经历对张承志的成长非常重要,从此后,他逐渐由青涩转为成熟。后来的黄土高原、新疆腹地及日本、西班牙等国外之行,使张承志逐渐认同民间与底层,心甘情愿地融入大地,与当地不同民族的人们交流、互动。

事实上,"文学源自人在自然当中的活动而产生的审美快感,体现了人类的情感成长于自然整体之中"[2]。张承志散文中真诚的情感来自那片广袤的土地。如今,张承志已俨然是底层民众的代言人,他已真正融入了底层,也是物质最贫困的民众当中。在描述普通大众的散文中,张承志的笔触随意恣肆,收放自如,坦诚地画出一幅幅真实的生活图景,在人们的生活常态中,蕴含着厚重深沉的历史感慨与现实思考。

在他笔下,更多地出现蒙古族、回族、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人物,他们无一例外地从容面对贫瘠的自然,默默地迎来朝阳送走黄昏。他们的面孔可能是淡漠的,但心肠是火热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精神信仰,有自己的生活理念。他们偏居一隅,但却有着强大的内心和深远的历史足迹。

尤其对于弱小苦难者,张承志的心中充满温情。张承志有着托尔斯泰式的博爱意识,他同情那些西海固的农民,天山脚下的牧民,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张承志一直试图努力为那些弱者做点事情。他长时期的流浪者行为,与普通人的深度接触,以及融入大自然,其实都展现出作者深沉而博大的胸怀。

张承志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尤其强烈,尤其是对民族底层的触摸,真实而热烈,堪比鲁迅对农民的情感。比如《与草荣枯》里,展现着张承志的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弱小的同情,对异类的尊重,对大自然和谐天性的推崇,体现出张承志的大气与博爱。

特别是对不同的民族,张承志表现出强烈的和平、团结、共存共荣的愿望。如《夏台之恋》就是一曲民族和谐共融为主题的长篇散文。在那个天山北麓蓝松白雪的美丽地方,有着多民族共处的深沉的安宁。那里有东干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塔塔尔人,还有维吾尔族人、哈萨克人。在那个小小的社会里,是和平的、多语言多文化的。这样的情形,是作者所渴望的,也是他终身努力的目标。

《粗饮茶》中描述了蒙古族、回族、哈萨克族不同的饮茶习惯。字里行间是对不同民族风情的认同与赞美,也流露出自己对所看重的传统生活模式逐渐式微的怅然。事实上,不论是乌珠穆沁草原的青盐奶茶、天山北麓哈萨克人的香奶茶,还是西海固的黑黑的罐罐茶,都与闲情逸致的品茶没有多大关系。它们是当地人们粗茶淡饭的表现形式,也是粗粝生存中唯一的奢侈。因此,张承志的文字渗透着对当地民族坚韧生命力的体认和对苦难贫瘠自然条件的感慨。从这里看,张承志绝不是那些到处挖掘民族传统以满足读者猎奇心理或博得居高临下同情的时髦艺术家们。张承志与最底层的民众水乳交融,他不仅仅在品味,更是在经历和投入。

张承志的这种民族情怀来源于他自身的少数民族文化身份以及复杂的经历。张承志有着民族和谐发展的理想,可是,文化的多元性与民族间的信仰差异,使得张承志一直处于流浪者的状态之中,他的文化身份似乎是不明确的。事实上,"文化身份意味着一种文化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它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的前提条件。"[3]张承志作为回族作家,一直受到两种民族文化的影响,再加上后来的内蒙古插队经历、西海固文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化寻根、新疆及西域的民族文化考察等，使得张承志感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冲突、碰撞与交融，而张承志的多元文化身份更激发出他探寻民族融合之道、发掘民族文化精神的渴望与信心。

语言文化分裂的痛苦，非当事人是无法体会的。在不同语言的边界上，有着许多严峻的禁忌，这更激发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敏感与责任。所以，张承志一直试图深入那些少数民族个体的内心深处，希望通过语言和行动去交流，去感受，去融入。在《二十八年的额吉》里，他认为，少数民族几乎就是主流文化中的失语者，而自己作为代言人的努力其实是危险的。

同时，在散文中，张承志一直在寻找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之处和交汇点，也在寻找自己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他逐渐从那些有信仰的不同民族的底层民众身上找到了力量，并通过为多个少数民族的个体画像，来展示少数民族的整体民族文化精神和心理能量。而这是一种民族“类”的关照。“当人作为‘类’的关照不是皈依社会图式而是面向土地、自然这个对应物，无疑有助于作家饱和思情和想象去进入自然的人和人的自然本体，有助于作家穿越历史的雾障和文明的纱幕去进入生命和存在的本真”[4]。张承志博大包容而深刻纯粹的民族情怀就这样通过一幅幅西北少数民族真实的生活图卷而显现出来。

三、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意识

张承志的散文中，多数内容是关于北方的人、土地与文化。他选择的基本上是远离现代都市文明的地域，北方草原、西海固、河西走廊、天山腹地等。这里的人们也是特殊的，有各种民族信仰，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甚至语言文字。张承志偏爱这些地方和人们，为他们写下的文字都饱蘸深情。

《初逢钢嘎·哈拉》中的蒙古长调，是关于一匹黑骏马的歌曲。在小说《黑骏马》中没有表露出的东西，在散文中展露无遗。我们从散文中看到，大草原是自由而酷烈的，草原上的牧民是豪爽剽悍又老实巴交的，草原上的生活既惊心动魄，又平淡实际。尤其是那些草原女性，真正体现了柔弱中的刚强，在超常磨难中的坚忍、智慧和顽强生命力，这才是作者想极力表达的、在表层的爱情之下的深刻内涵。在《北方女人的印象》中，同样突出了她们的忍辱负重，特别是超越性别那种博大胸襟与强烈的生存意识。而这样的性格，其实就是一种草原文化性格，博大隐忍，生生不息。在这里，人与自然合二为一，互为映衬。

北方，在张承志笔下，是有灵性的地方，神秘、粗犷，长风猎猎。其间的人们，是质朴的、刚强的。《雪中六盘》中，贫瘠的黄土高原，却孕育着面容坚忍的底层百姓。《最净的水》中陇山一带的焦渴黄土没有使当地的人们屈服。如何在物质及其匮乏的条件下，保持精神的润泽、丰富和灵动，是作家一直在探求的北方的秘密。在散文中，北方大多是萧条肃杀的，有着荆轲式的悲壮与刚硬。张承志还常常写到西北的老者，他们都是洞察世事却又安静祥和的智者，与西北的土地水乳交融。

这些与自然的对话，大概是张承志作品最动人的部分。汉乌拉草原的大潮，新疆伊犁波马的黄昏，西海固的大雪，都给张承志以心灵的震撼与洗礼。大自然的美往往猝不及防，一次次让作者陷入对生命的审视与体悟当中。胸中怀有世界的人很多，但是，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的很少。张承志一直与土地进行着亲密接触，走出了一幅属于他自己的地图。

《一册山河》写尽了张承志对地图的热爱。他认为，如果人生之旅就是突破束缚投奔自由的话，那么自己的人生就是一段挣脱地图限制和找寻好地图的历史。在这里，所有的地方都成为作者眼里的文化地理，人与自然合二为一，广袤的乌珠穆沁、神秘的阿勒泰、雪中的六盘山与陇东原野，与当地的民众有着同样的气质与个性。草原游牧者的神奇之处在于，他们胸中有着四百里方圆的“地图”，内容包括山丘水井、人事水草、马道车辙等等。在满目疮痍的黄土高原，当地农民的激情与隐忍，与黄土地息息相关。

《一页的翻过》《与草枯荣》中，作者认为草原文化已逐渐被异化，或者说，都市工业文明以不可遏制的速度迅速侵入了草原。在作者眼里，游牧文化深藏着合理的社会结构，有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午夜的鞍子》里有鲜活的生命意识，向往自由宁谧的草原文化，拒斥着钢筋水泥的都市黑森林。《公社的青史》把游牧民族的生活细节娓娓道来，几乎就是一部田野民族志。在这里，作者似乎已从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介牧民。而事实上，由于张承志敏锐的悟性和深刻的思考，他对游牧文明的认识已然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中国北方，一直是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他们的互惠互利和取长补短，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草地专家任继周院士认为，草原游牧文化系统由人居、草地、家畜三者组成共生体[5]。张承志在其大量的作品中，也都以文学化的文字表达这样的观点和认识：新疆、内蒙古及河西走廊的游牧文化不应该衰落，而应该因地制宜，进行合理走场、划区轮牧，并与相关的社会生态系统相联系，实现农林牧复合系统之间的耦合，完成现代化管理的转型。这样才是真正的生态平衡与和谐。这样的大生态观，在张承志的散文中逐渐明朗化，由此也展示出作家对现实的热情关注与思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很多篇幅中，张承志着力描摹西北的少数民族生活，展示不为人所熟知的民族地域文化。从众多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和自然及人文景观当中，揭示出游牧文化的深层内涵。其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大自然的唯美、自在自足的生活方式、人们的率性本真自由等等，都是张承志极力张扬和加以肯定的。而这里，又隐含着作者对现代化进程的担忧和排斥，由此凸显着作者的浪漫主义理想与时代潮流纠结的一面。理解、融入草原文化、游牧文明，是张承志青年时期实实在在的一次实践。也许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作者也明白工业文明正在取代草原文明，而后者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但从感情的层面，张承志不愿承认这一点。所以，在关于西北地域的散文中，作者既有惋惜，又有批判，自然也有隐隐的希望。如《匈奴的谶歌》中，认为现在的祁连山麓已不再是游牧者的乐园，牧歌时代已经终结。在批判现今人们急功近利的同时，对草场的退化、生态的破坏，表现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张承志始终认为,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势必会带来更为恶化的生态危机。这也是张承志作为学者的睿智所在,展示着作者所特有的悲悯情怀与生态和谐意识,同时,也有对行将逝去的游牧文明的悲悯和被现代强势文明同化的担忧。

事实上,作者思考的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正如生态批评家约瑟夫·米克所言,"人类真正的难题是如何遵照自然规律生活"[6]。而张承志的生态观念更具有鲜活真实的力量,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如何在现代文明进程中与大自然和谐平衡、共存共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和哲学问题。

四、热情地发现和体验的诗人气质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在文学上则表现为浪漫主义。当时的张承志就带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气质。他满怀理想,把全部热情投入现实生活,密切关注历史的进程、时代的交替,在散文中剖析抨击一切不合理的现象,盼望出现一个更合乎理性的社会。这种激情与信心,充分地体现在他的作品当中。

除了小说中的浪漫情调,散文中大量倾注作者的丰富情感,对历史与现实的热情思考,对生活中和大自然的美的讴歌,都非常有感染力。而且,最难得的是,在强烈感情的河流中,总会有作者的审美情趣和对人世自然的彻悟之感。作品中的世界只能是张承志自己的世界,是一个注重自我体验的精神世界。这里的一切只能是诗人自己领悟到的。

歌德说过,人们的每一凝视都是在认识。审美是人类的高级心智活动。审美作为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直觉观照,不是仅仅体现为感性,而是需要理性的积极参与。张承志的散文中,在描述自然之美和人性之美的表层之下,其实蕴含着很深的理性思考,比如人与物的命运、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等。在这里,既体现出一种终极关怀,追求人的全面地完善的发展,追求人的自由天性的实现;同时又体现出一种现实关怀,即对具体的现实的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注与忧虑。

张承志对美的认识深刻而独到。《美文的沙漠》谈到了语言文化的独特性与美妙性,认为真正的美文是不可翻译的,尤其是传神的有灵气的语言无法原汁原味地进行翻译。他看重底层体验和自由意识。与此相通的是,对于自然界的美,张承志善于发现更善于体验,认为一个真正有内涵的人,应该能与自然神交,善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散文《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他发现了天山深处的美,天池的钟林毓秀,使作者不禁发出感叹"人要获得怎样的机缘,才能和美如此接近呢?"而正因为他在大自然面前的敬畏与震撼,使得张承志的生命得以丰富而独特起来。

在多篇散文中,张承志都提到了梵高及其画作。梵高式的激情与狂热,也充斥于张承志的文字当中。在《长笛如诉》《呜咽的马头》等散文中,也展示着作者非凡的音乐感受能力与鉴赏能力。这种纯粹的艺术体验,与张承志作为学者的严谨奇妙地结合起来,由此使得他的文字既有文献考古式的学究气,又具有灵动飞扬的神韵,同时还洋溢着真诚锐利的哲思。正如王蒙所言"人文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最后表达出来的,首先应该是他个人对生活有意义的体验和思考。"[7] 张承志在他的散文中做到了这一点。

五、结 语

张承志的散文创作就是他的精神之旅。他没有逃避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他有矛盾和焦灼,困惑与忏悔,他的散文保持着独立、探索、追问的纯文学精神内核。毫无疑问,人类的理想就是将个人的灵魂和自然的美好事物与大自然多样共存的"用心"联系起来[8]。张承志努力寻找着一种永恒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栖息地,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大西北——这块贫瘠广袤落后的并非真正诗情画意的"田园"。这样的一种一定程度上的"向后转"的选择,其实体现出张承志对现代社会深深的焦虑感与无奈感。

张承志一直以自己的双脚与自然及其间的人们进行亲密接触,他的心灵也由此与大自然慢慢契合而丰盈起来。事实上,张承志的独特就在于,他以挚情来让自己投身于真实的现实生活,以哲人般的眼光来认识人与自然,并以一种富有激情的文字思考着人与社会的发展问题、人性与现代化的终极问题,同时见证书写着日趋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境遇。这种对"大地"的关注,对底层的热望,对那些默默无闻者的张扬,体现着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立场与担当,展示着社会文化转型期一批具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总之,张承志的散文传递的是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一种可以促使我们清醒理性地进行反思的现代生存诘问。在如今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张承志的作品至少告诉我们,应该保持心灵的自由,思想的独立,在民族族类的文化记忆中,找寻文化之根,并应该对本土民族文化进行一种多维视界的尝试性建构。

参考文献:

[1] 张承志. 清洁的精神·后记 [M]. 中信出版社,2008:236.

[2] 王宁. 文学理论前沿 [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6.

[3] 王岳川. 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 [M].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47.

[4] 黄毓璜. 苦丁斋思絮 [M].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22.

[5] Joseph W. Meeker,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New York:Charles's Sons,1972:45.

[6] 见 2011 年 10 月第二届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任继周先生的主题发言。

[7] 王蒙. 人文精神问题偶感 [J]. 东方,1994,(5):48.

[8] 王宁. 文学理论前沿 [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7.

基金项目: 本文获得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农村发展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王百玲(1971—),女,甘肃山丹人,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化。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责任编辑:清泉;校对:清泉